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王

起建興五年盡元帝太興元年凡二年

中宗元皇帝上

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武王伋之孫恭王觀之子謚法始建國都曰元在位六年

改元三建武一

太興四水昌一

丁建興五年

漢劉曜稱嘉二年成李雄玉衡七年

春正月帝在平陽

朔日漢地黑

霧四塞終日竟夜著人如墨五日乃止又有石人言於宣光陵

漢兵東略宏農太守宋哲奔江東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

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

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

其協贊琅邪其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

叔父肅爲西海太守

王莽置西海郡光武中興棄之至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西海郡分張掖之

居延一縣以屬之雖郡名同而非王莽西海郡之地

聞長安危逼請爲先鋒入援寔以其老

弗許肅曰狐死首邱必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

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寔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臣寔

曰門戶受國重恩自當闔宗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

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髦所堪乃止及聞長安不

守肅悲憤而卒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出齊撫戎將軍張

閭前鋒督護陰預帥步騎一萬東擊漢命討虜將軍陳安安故太

守賈騫

晉志曰張茂分武興金城西平安故四縣爲定州蓋張氏分金城西平安二郡地置安故郡也按安故縣二漢屬隴西

郿水經注洮水自臨洮東流又屈而北流逕安故縣故城西又北逕狄道縣故城西狄道時已陷武始郡安故縣益即漢之一縣
置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
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
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聞達孤耳也又遣相國保書曰王室有
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鴛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俄聞寇逼
長安胡崧不進翹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
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
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至南安南安郡治縣道縣諸羌斷路相持百
餘日糧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
念念妻子乎曰念念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
張閭帥金城兵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先是長安謠曰秦

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氏羌掠隴石雍秦

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 二月漢主聰使從弟暢帥步騎

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

李矩屯新鄭則韓王故壘亦在新鄭

也戰國時韓滅鄭徙鄭之故有故壘在焉遣使招矩時暢兵猝至矩未及為備乃遣使

詐降於暢暢不復設備大饗渠帥皆醉矩欲夜襲之士卒皆懼

矩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

梁冀別傳曰子產治

鄭蒺藜不生鳴鴉不至 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

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矩選勇敢千人使誦將之掩擊暢

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是月有赤虹經天南有一歧三日

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犯紫微入於天獄而滅雨血於平

陽廣袤十里漢太史令康相言於漢主聰曰此大異也其徵不遠

矣虵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歧南徹者李氏當黔巴蜀司馬睿終陳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 辛巳宋哲王建康帝

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舉

哀三日於是西陽王業及官屬等其上尊號

西陽王業汝南王亮之子

王不許

業等固請不已王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呼私奴命將歸國業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建武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哀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儻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爲王太子封哀爲琅邪王奉恭王後仍以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廣陵以西陽王業爲太保封譙王遜之子承爲譙王遜宣帝

之弟子也又以征南大將軍王敦為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王
導為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丞相左長
史刁協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周顗為吏部尚書軍諮祭酒賀循
為中書令右司馬戴淵王邃為尚書司直劉隗為御史中丞行參
軍劉超為中書舍人晉志曰中書省初置舍人通事各十人江參
左舍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參呈奏案
軍事孔愉長兼中書郎長兼蓋自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掾賜拜
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拜騎都尉三都尉皆漢武帝置奉車都尉
掌御乘輿車騎馬都尉掌駙馬
騎都尉掌監羽林騎晉武帝以宗室外戚為三都尉江左後
罷奉車都尉二都尉唯雷騎馬都尉奉朝請諸公公主者為之王敦
辭州牧王導以敦統六州辭中外都督賀循以老病辭中書令王
皆許之以循為太常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
諸練舊事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劉琨

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以興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

長史右司馬溫嶠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

嶠羨之弟子也

溫羨見八十六卷惠帝永興二年

嶠之從母爲琨妻琨謂嶠曰晉

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

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爲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

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沒天

子蒙塵

左傳叔帶之難襄王出居于鄭使告難於魯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

琅邪王承制

江東爲四海所係屬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蓋

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以伐有

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謏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

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征諸部不思

無辭矣。虜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漢相國棻使其

黨王平謂太弟，又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非常。」

又信之，命宮臣皆衷甲以居。棻馳遣告斬準。王沈準以白漢主聰。

曰：「太弟將爲亂，已衷甲矣。聰大驚曰：『甯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

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棻以兵圍東宮。棻使準

沈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又爲大將軍氏羌酋長皆懸首高

格。格以木爲之，周禮牛人祭祀共其牛牝之五，鄭元曰：互若今屠

家之懸肉，格左思異都賦曰：唯格周施，呂向曰：格懸網木也。燒鐵灼曰酋長，自誣與。又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

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

又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阬士卒萬五千餘

人。夏四月，廢又爲北部王。棻尋使準賊殺之又，形神秀爽，寬仁有

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

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氏羌叛者甚眾以靳準行車騎大將

軍討平之五月壬午日有食之

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云五月丙子日食按長曆是月壬午朔

無丙子今以歷爲據六月丙寅溫嶠等至建康王導周顗庾亮等皆愛嶠

才爭與之交是時太尉豫州牧荀組冀州刺史邵續青州刺史曹

嶷南州刺史王遜東夷校尉崔毖等皆上表勸進王不許初流

民張平樊雅各聚眾數千人在譙爲塢主王之爲丞相也遣行參

軍譙國桓宣往說平雅平雅皆請降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

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廄見太僕曰可

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鑄天下清平方用之柰何毀之乂曰卿未

能保其頭而愛鐵邪平大怒於坐斬乂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

下乃誘其部將謝浮使殺之逃進據太邱

太邱縣後漢屬沛郡晉省曰太邱故城在今

亳州永城縣西北

樊雅猶據離城

爾註離城在開封府夏邑縣西北三十一里

與逃相拒逃攻

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桓宣時為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

百助逃逃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為我說雅宣乃單馬從

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為援前殷又輕薄非豫

州意也今若和解則忠勳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

遣猛將以卿為合之眾恐阻窮城疆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

一全也願善量之雅即詣逃降逃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

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逃表育為譙國內史己巳晉王傳檄天

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

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祖逃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 秋七月大

旱司冀并青雍五州大蝗初穿地而出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

而臥四日蛻而飛彌互百里惟不食三豆及麻時石勒亦競取百

姓禾時人謂之胡蝗河汾溢漂千餘家皆漢境也漢主聰立晉王粲

爲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故大赦段匹磾推劉琨

爲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杯等會於

固安固安縣漢屬涿郡魏晉改涿郡爲范陽固安曰故安列陶曰唐易州易縣古故安縣也共討石勒末杯

旣思報勒舊恩又納勒厚賂乃說疾陸眷涉復辰曰以父兄而從

子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

磾不能獨留亦還薊以荀組爲司徒八月漢趙固襲衛將軍

華薈於臨潁殺之臨潁縣屬潁川郡初趙固與長史周振有隙振密譖

固於漢主聰李矩之破劉暢也於帳中得聰密詔令暢旣克矩還

過洛陽收固斬之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斬振父子帥騎一千

來降矩復令固守洛陽鄭攀馬騰等相與拒王廙眾心不壹散

還橫桑口

水經河水東南逕江夏雲杜縣又東逕左桑周昭王溺死處也村老云百姓佐昭王喪事於此故曰佐喪左桑

字失體耳又東謂之翼桑言得昭王喪處也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

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廙

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

水經註龍陂水逕郢城東北流謂之揚水水北逕竟陵縣西又

北注於河曰揚口中夏曰也

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曾猶賊也外示屈服欲誘

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

言當大為部

未可便西

廙性矜厲自用以伺為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口廙乃遣伺

歸裁至壘即為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儻從曾來

攻壘儻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

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沒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既入賊舉鎗擗伺伺逆接得鎗反以擗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雋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廙於甌山病創而卒

甌山在竟陵界隋置甌山

縣屬沔陽郡

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必自

稱其名及爲將遂以謙恭稱戊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

曾戰於女觀湖

水經註柞溪水出江陵縣北東注縣官湖湖又東北入女觀湖湖水又東入于錫水

誘等

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沔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

有眾八千進至沌陽

沈約曰沌陽縣在左立屬江夏郡水經沔水逕沌陽縣北又東逕林障故城北沌陽者沱

水之留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

桓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秉畏訪先攻左

右甄

甄音堅戰陣有左拒右拒拒方陳也有左甄右甄甄左右翼也左右拒見於周勃繡葛之戰左右甄之義見於楚穆王

諸之田孟諸之田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杜預註曰將獵張兩甄蓋晉人以左右翼爲左右甄杜預取當時之言以釋左右孟也

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乃於陳後射雉以安眾心令其眾曰一甄

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盾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

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盾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

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

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

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

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河曾走保武當

武當山在漢南陽郡南王廙始得至荊州

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胡字序之敗梁州陷沒故冬十月

丁未琅邪王衷薨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云十一月丙

子日食按長曆十月十二月皆己卯朔是月己酉朔二十八日丙子晉書元帝紀十一月有甲子一朔若丙子朔則甲子丁卯乃在

十月又劉琨集是年三月癸未朔入月庚辰朔皆與長曆合今以為據丁卯以劉琨為侍中太尉

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庠序廢議者或謂平世

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猝而成

舌之俊又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廢墜已久

矣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擧旗之才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

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堂音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

惜乎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興爾雅曰權興始也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立太學邈

淵之弟也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淵儒博過之漢主聰出畋

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

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悲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

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爲患故也今興兵聚眾者皆以子業爲名不

如早除之以絕其望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

復殺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於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

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尙書郎隴西辛賓

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旣而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

東至絳絳晉地也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劉昫曰唐絳州曲沃縣漢絳縣地右司隸部民奔之

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勳追擊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太子粲
帥將軍劉雅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
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爲李矩趙固之用
不攻而自滅矣戊戌帝遂遇害於平陽年十初帝之蒙塵侍中許
肅言難侍左右帝臨崩言欲見許侍中肅馳詣相見帝已不能語
肅曰未審陛下尙識臣否帝猶執肅手流涕肅欬歔登牀帝遂投
於懷而絕肅晝夜號泣躬自斂殯事訖詣聰曰國亂不能匡君亡
不能死舉目莫非愧恥所以忍辱正爲山陵未畢耳今微情已盡
甘就刑戮聰義而免之粲遣雅攻洛陽固奔陽城山河南陽城縣
有陽城山
是歲王命課督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諸軍各
自佃作卽以爲粟 氏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

領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

下辨河池二縣皆屬

武都郡下辨唐爲成州同谷縣河池唐爲武州疊隄縣

河南王吐谷渾卒

吐音吞入聲谷音欲

吐谷

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及廆嗣位

二部馬關廆遣使讓吐谷渾曰先公分建有別柰何不相遠與

遠

者言遠去以相別異

而令馬有鬪傷吐谷渾怒曰馬是六畜鬪乃其常何至

怒及於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爲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遂帥

其眾西徙廆悔之遣其長史乙那婁馮追謝阻之

乙那婁馮三字見

吐谷

渾曰先公嘗稱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當彊盛祚流後世我孽子

也理無竝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東還

吾當相隨去矣婁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

走聲若頽山如是者數十次婁馮曰此非人事也遂不復還西傳

陰山而居

傳音

屬永嘉之亂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極于白蘭

地方數千里

沙州記曰洮水出嶺山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又東北流入塞此洮西塞外洮水之西也

地白蘭山名羌所居也至唐時丁零羌居之左屬黨項右與多彌接杜佑曰白蘭羌之別種東北接吐谷渾西至此利模徒南界郡界風俗物產與宕昌同

嘗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廡及曾元纔百餘

年耳我元孫以後庶其昌乎鮮卑謂兄為阿干虜追思之為之作

阿干之歌歲暮窮思輒歌之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

延長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

吐谷渾事始此

太興元年

是年三月方改元漢劉曜光初元年成李雄玉衡八年

春正月遼西公段疾陸

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段匹碑自薊往奔喪段末杯宣言

匹碑之來欲為簞也匹碑至右北平

劉昫曰唐瀋州遼陽縣古右北平郡治所

涉復辰

發兵拒之末杯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并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

擊匹碑敗之匹碑走還薊 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紼

居廬 儀禮斬紼倚廬孟東曰倚廬倚牆至地為之無欄柱喪服大

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大天士祖之既葬柱

棺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正義曰居倚廬者謂於中門

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塗之也宮之者謂

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植之言祖也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既葬柱

植者既葬情殺故柱植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予顯

者塗廬不塗廬外顯處君大夫士皆

宮之者既葬故得皆宮之○禮同祖

百官請上尊號王不許紀瞻

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陛下當承大業願望宗室誰復與讓若光

踐大位則神民有所憑依苟為逆天時違人事大勢一去不可復

還今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弄神器於西北而陛下方欲高

讓于東南此所謂掛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續徹

去御坐 殿中將軍屬二衛管初置朝會宴饗則戎服

直侍左右夜開諸城門則執白虎幡監之 瞻叱續曰帝

坐上應列星 天文志帝坐 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奉朝請周高上

在紫宮中

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遑遑宜開延嘉謀訓

卒厲兵先雪社稷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

出爲新安太守

孫權分丹陽立新都郡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新安郡劉昫曰新安郡之歙州

又坐怨望

抵罪嵩顗之弟也丙辰王卽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

牀其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

改元文武增位二等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民投刺

者皆除吏凡二十餘萬人

毛晃曰書姓名於奏白曰刺

散騎常侍熊遠曰陛下

應天繼統率土歸戴豈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

天下爵於恩爲普

漢自惠帝嗣位賜民爵一級有官秩者以歲數爲差其後諸帝初卽位率賜民爵一級

且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也帝不從初太安之際童謠云五

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及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

王同渡江而帝竟登大位焉附錄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

其地曰秣陵城北山以斬其勢及孫權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為

如皇遠於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為未及及元帝渡江

正五百二十六年也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

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腐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

其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舊發者相繼而不死乃應乎此按

橫目者因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也元帝儲而少繼局縮

肉者似為之斥也庚午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太子幼而聰哲為帝所

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帝因問曰女謂日與長安

執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帝異之明日晏

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帝失色曰何乃異聞者之言乎對曰舉目

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及長性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

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

帝器重之聘亮妹爲太子妃帝以賀循行太子太傅周顒爲少傅
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累表
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命皇太子親往拜
馬伯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新賓客其崇遇如此又以其清貧下
詔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家同素士服僅葢形室
財底雨朕近造其廬深以爲憮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
以表至德循又讓不受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顒亦上疏讓曰臣
退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傅
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俯仰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沖幼使居儲
副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
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當副往意不宜沖讓帝好刑名家以

韓非書賜太子睦庾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選諫曰申韓刻薄傷
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
于昌黎公廆辭公爵不受廆以游遂爲龍驤長史劉翔爲主簿命
遂制定府朝儀法裴嶷言於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介處威德
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
愚相聚宜以漸并取以爲西討之資廆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
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
乃以疑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李矩
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於洛汭水經洛水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又五子侯太康于洛汭即其地
誦潛遣其將耿稚等夜濟河襲漢營漢貝邱王翼光規知之以
告太子粲請爲之備粲曰彼聞趙固之敗自保不暇安敢來此邪

毋為驚動將士俄而稚等奄至十道進攻衆驚潰死傷太半衆

走保陽鄉

陽鄉蓋春秋屬樊之地在汝郡修武縣界

稚等據其營獲器械軍資不可勝

數及旦衆見稚等兵少更與劉雅收餘衆攻之漢主聰使太尉范

隆帥騎助之與稚等相持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李矩進兵救之

漢兵臨河拒守矩兵不得濟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渡入稚壘選精

騎千餘與稚等殺其所獲牛馬焚其軍資突圍奔虎牢

河南成皋縣人之

虎牢也穆天子詩曰七萃之士生捕虎即獻天子天子畜之詔以

東虢號曰虎牢其後劉裕復中原置河南四鎮虎牢其一也

三郡河南

矩都督河南三郡諸軍事

策陽宏農

漢孟斯則百堂災

孟斯則百堂取

孟斯子孫眾多思

燒殺漢主聰之子會稽王康等二十一人聰聞

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自此鬼哭宮中至於九月夜不

絕聲平陽西明門社自亡霍山崩

聰以其子濟南王驥為大將

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齊王勸爲大司徒 焦崧陳安舉兵

逼止邦相國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金城太守賈濟督步騎二

萬赴之軍至新陽

晉志新陽縣屬天水郡水經注渭水過其縣聞又東出峽入新陽川新陽縣蓋置於此

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

忘其大恥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

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卽位寔不

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河西張氏用建興年號歷九世四十九年至孝宗升平五年張天錫乃奉升平年號

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加王敦江州牧王導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

揚州時統丹陽會稽吳興吳興宣城東陽

海新安八部故分

遣部從事八人 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猶

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衛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

以察察爲政邪導咨嗟稱善和榮之族子也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君速步君孝超卿矣

君孝順和字

其初入導府時月旦當朝

未入停車門外周顒過之和方擗蝨夷然不動顒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顒入謂導曰聊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至是聞其對益加欽重 乙酉西平地震如雷 成丞相范長生卒長生字元壽巖居穴處求道養志甚有名德兼善天文頗曉術數經事漢昭烈至李特時已一百三十餘年蜀人奉之如神及至成主雄以長生子侍中賁爲丞相 漢中常侍主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爲左皇后尙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沒

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

成帝以趙飛鸞爲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爲墟此前鑑也

事見三十卷漢哀

帝建平元年

自麟嘉以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

醜猶不可以汙清廟而塵瓊寢況其家婢耶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柰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榘玉簪而以腐木朽材爲之棟哉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實於是收鑒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順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斯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準謂鑒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滅漢由吾也鑒曰汝

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

準曰汝梟鷂猿形

梟食母破鏡食父破鏡如鷂而虎身身一作眼

必爲國患汝既食人人

亦當食汝聰又立宣懷養女爲中皇后 司徒荀組在許昌逼於

石勒帥其屬數百人渡江詔組與太孫西陽王景竝錄尙書事

段匹磾之奔疾陸眷喪也劉琨使其世子羣送之匹磾敗羣爲段

末杯所得末杯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

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

知也

征北小城蓋征北將軍所治

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

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

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

其弟叔重謂匹磾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眾也今我

骨肉乖離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
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匹磾攻拔之
代郡太守辟閭嵩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磾以救琨事泄匹磾
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琨聞使至謂其
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讎恥不雪無
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五月癸丑匹磾稱詔收琨縊殺
之并殺其子姪四人琨字越石漢中山靖王之後也少負志氣有
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
曰吾枕戈待旦志舉逆虜常恐祖生先我著鞭其意氣自期如此
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
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向

曉復吹之賊竝棄國而走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
雪亦知夷狄難以義服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
悲其道窮欲帥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
必死神色怡如也爲詩贈其別駕盧湛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
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
蓋駭駟摧雙輶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讀者悲之少長於文詠
石崇河南金谷洲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
其閒爲時流所賞琨既死盧湛崔悅等帥琨餘眾奔遼西依段末
柸奉劉羣爲主將佐多奔石勒悅林之曾孫也崔林仕魏位至司空朝廷以
匹磾尚強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爲琨舉哀溫嶠表現琨盡忠帝室家
破身亡宜在褒恤盧湛崔悅因末柸使者亦上表爲琨訟冤且曰

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

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大小所以長歎

者也伏惟陛下曲賜哀察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諡曰愍於是

夷晉以琨死皆不附匹磾末極遣其弟攻匹磾匹磾帥其眾數千

將奔邵續勒將石越邀之於鹽山

鹽山在勃海高城縣隋改高城曰鹽山縣宋白曰鹽山在縣東

南入

大敗之匹磾復還保薊末極自稱幽州刺史初溫嶠爲劉琨

奉表詣建康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

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死阻亂不得奔喪臨葬固讓不

拜苦請北歸詔曰凡行禮者當使理可經通今桀逆未梟諸軍奉

迎梓宮猶未得進嶠以一身於何濟其私難而不從王命邪嶠不

得已受拜

初曹嶷既據青州乃叛漢來降

謂遣使詣建康奉表勸進也

又以

建康懸遠勢援不接復與石勒相結勒授疑東州大將軍青州牧
封琅邪公 六月甲申以刁協爲尙書令荀崧爲左僕射協性剛
悍與物多忤與侍中劉隗俱爲帝所寵任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
排沮豪強故爲王氏所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
放肆侵毀公卿見者皆側目憚之 戊戌封皇子晞爲武陵王
是月漢有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於平陽廣袤十里
劉虎自朔方侵拓跋鬱律西部虎徙朔方見八十七
卷懷帝永嘉四年 秋七月鬱
律擊虎大破之虎走出塞從弟路孤帥其部落降于鬱律於是鬱
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唐書北狄列傳曰黑水靺鞨居
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書之勿
吉通鑑蓋因魏收魏書之鬱律所取者勿吉以西之地未能兼
勿吉也徒河慕容令支段氏及宇文部高句麗亦非鬱律所能制
伏士馬精彊雄於北方 漢主聰寢疾徵大司馬曜爲丞相石勒

爲大將軍皆錄尙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辭乃以曜爲丞相領
雍州牧勒爲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辭不受以上洛王景爲太
宰濟南王驥爲大司馬昌國公顗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
太保竝錄尙書事范隆守尙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
隸校尉皆迭決尙書奏事癸亥聰卒附錄先是漢之廢壽二年聰
子東平王約卒一指猶懷遂
不殯殮至十二日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從至崑崙山三
日而復反于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大有人民宮室壯
麗號曰紫珠維西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
之故父後三年當來求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
水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謝而歸道
過一國引約入宮與約一皮囊曰爲我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
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于機上俄而
蘇活謂左右曰機上取囊來左右取得開之有方白玉額文曰猗
尼樂餘國王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癸丑當相見也馳使奏
呈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至是聰盡見約時約已死聰甚惡
之謂太子粲曰吾寢疾微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爲妖比累日
見之此兒必來迎我也何國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但

今世雖未夷非諫制之日朝甲子太子粲即位粲字尊皇后靳氏

終夕驗旬日而葬便當給事爲皇太后樊后號宏道皇后宣氏號宏德皇后王氏號宏孝皇后

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改元漢昌葬聰於宣光

陵諡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並有國色

粲晨夜烝淫於內無復哀戚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聞諸公

欲行伊霍之事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

粲不從準懼復使二靳氏言之二靳氏聰粲乃從之收其太宰景

大司馬驥驥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太師頻大司徒齊王勸皆

殺之朱紀范隆奔長安奔到八月粲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

相曜爲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

事粲常遊晏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詔以從弟明爲車騎

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亂謀於王延延弗從馳將告粲遇靳康
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諡曰隱帝
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
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
嵩曰自古無胡人爲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
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晉之亂
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率眾扶侍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於帝
帝遣太常韓肩等奉迎梓宮漢尙書北宮純等招集晉人堡於東
宮靳康攻滅之北宮純降漢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準欲以王延爲左光祿大夫
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
也以劉曜將自西進兵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以石勒將自東進兵也準

殺之延字元壽西河人也性至孝九歲喪母幾至滅性每至忌月
悲號三旬事後母卜氏以孝聞卜氏遇之無道恆取蒲穢及敗麻
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供事彌謹延既孤貧晝
則傭賃夜則讀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卜氏嘗盛冬思生魚鮓
延求之延求魚不獲卜氏杖之流血延尋汾河扣冰而哭忽有一
魚躍出冰上長五尺延取以饋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
撫如己子延事親以色養夏則扇枕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
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後母終服喪居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
不食屬天下亂隨淵遷於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倦家
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與之初無吝色其人後知妄認送犢
還延叩頭伏罪延不復取年六十方仕於淵至是死節人皆壯之

漢相國曜聞亂自長安來赴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準據襄陵

北原

襄陵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師古曰晉襄陵在平陽東南

準數挑戰勒

堅壁以挫之冬十月曜至赤壁

水經注河東皮氏縣西北有赤石川

太保呼延晏等

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其上尊號曜即皇帝位大赦惟斬準

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

隆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為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

爵為趙公勅進攻準於平陽已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

巴氏武平漢

中遂巴氏於關中其後降

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漢主曜使征北

將軍劉雅鎮北將軍劉策屯汾陰

汾陰縣漢屬河東郡晉省

與勒共討準十

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

詔以王敦為荊州牧加

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州牧乃聽為刺史

庚申詔羣公

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爲胡虓猾夏暴虐滋甚二
帝幽殯梓宮未返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
晉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職宜在枕戈
爲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民養士徹樂減膳惟脩
戎事今羣官不以讎賊未報爲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
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
爲俗史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
爲簡雅三失也世之所惡者陸沈泥滓時之所善者翺翔雲霄是
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朝廷羣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安得朝
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
先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

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收亂難矣先是帝以離亂之際
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普皆署吏尙書陳頴亦上言宜
漸循舊制試以經策帝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於是
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託疾比三年無就試者帝欲特除
孝廉已到者官尙書郎孔坦奏議以爲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
君父謂制遠郡冀於不試冒昧來赴今若偏加除署是爲謹身奉
史太守法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頽風傷教恐從此始不若一切罷歸
而爲之延期使得就學則法均而令信矣帝從之聽孝廉申至七
年乃試申寬坦愉之從子也 斬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
和於石勒勒因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司
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

相委況免死乎卿爲朕入城具宣此意泰還平陽準自以殺曜母

兄沈吟未從

曜母胡氏爲準所殺兄則史失其名

十二月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

衛將軍靳康等相與殺準推尙書令靳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

六璽降曜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固守 丁丑

封皇子煥爲琅邪王煥鄭夫人之子生二年矣帝愛之以其疾篤

故王之己卯薨帝以成人之禮葬之備吉凶儀服營起園陵功費

甚廣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古者凶荒殺禮況今海

內喪亂憲章舊制猶宜節省而禮典所無顧崇飾如是乎竭已罷

之兵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修無用之費此臣之所不安也帝

不從 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國內史周默以其眾降石勒

補註此又一周

撫非周訪之子也

詔下邳內史劉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

太守徐龕其討之豹質之元孫也

龕質漢人蔡邕之叔父

石虎帥幽冀之

兵會石勒攻平陽斬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主曜曜使劉雅劉策

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隴曜西屯粟邑

粟邑縣屬焉耆郡

收斬

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見康女有姿色將納爲后女曰陛下既

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尙汙宮伐樹而況

其子女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

陽葬於粟邑號曰陽陵謚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

憲石會修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粲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成梁州刺史李鳳數有功成主雄兄子稚在晉壽疾之鳳以巴

西叛雄自至涪使太傅驥討鳳斬之以李壽爲前將軍督巴西軍

事是月武昌地震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終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

晉紀十

五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十三起太興二年
盡太興四年

中宗元皇帝中

紀太興二年漢改號趙劉曜光初二年後趙
石勒元年末李雄玉衡九年春正月丁卯崇陽陵

被毀崇陽文
帝陵也二月劉遐徐龕擊周撫於寒山破斬之魏收地形
志彭城郡

彭城縣初掖人蘇峻帥鄉里數千家結壘以自保遠近多附之掖
有寒山

屬東萊郡蘇峻傳云長廣掖人
據志長廣郡有挺縣無掖縣曹疑惡其強將攻之峻率眾浮海

來奔帝以峻為鷹揚將軍助劉遐討周撫有功詔以遐為臨淮太

守峻為淮陵內史

惠帝元康七年分臨淮置淮陵郡其地當在唐沂州臨沂縣界宋白曰泗州招信縣本漢淮陵縣

石勒遣左長史王修獻捷於漢漢主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

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拜

王修及其副劉茂皆為將軍封列侯修舍人曹平樂從修至粟邑

因畱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修等來外表至誠內覘大駕強弱

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汜還斬修於市

三月勒遷至襄國劉茂逃歸言修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

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便欲相圖趙王趙

帝孤自為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

為劉石相攻張本

帝令羣

臣議郊祀尙書令刁協等以為宜須還洛乃修之司徒荀組等曰

漢獻帝都許即行郊祀何必洛邑帝從之立郊丘於建康城之已

地辛卯帝親祀南郊以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詔琅邪王恭立

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於父乃止 初蓬陂塢主陳

川蓬陂即左傳之蓬澤在浚儀縣自稱陳畱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

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

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

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帥其眾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

兵擊破之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勒浚儀縣屬陳畱郡故大梁也周撫之

敗走也徐龕部將于藥追斬之及朝廷論功而劉遐先之龕怒以

秦山叛降石勒自稱兗州刺史 漢主曜還都長安自栗邑還長安遂定都也

立妃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子封子襲爲長樂王闡爲太原王

冲爲淮南王敞爲齊王高爲魯王徽爲楚王諸宗室皆進封郡王

羊氏卽故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
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
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
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干預國事南
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爲征西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陳安叛保自稱秦州刺史降於漢又降於成上邽大饑
士眾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山也之往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
之陳安退保綿諸綿諸道前漢屬天水郡後漢晉省水經註綿諸
水歷綿諸故道北東南入清水清水東南注渭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逼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
五月癸丑太陽陵被毀太陽惠帝陵也江東大饑詔百官各上封事益州
刺史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尙道以元虛宏放爲夷達以儒

術清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
非所以長育人才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
訓然後臯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尙德率土知方矣佐著作郎虞預
亦上書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
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
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
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
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
者何也臣愚謂爲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
用雖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
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

退舍今天下雖敝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於邱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關者也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克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淮夷之難召伯專征故曰陰陽不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旣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況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長官非戎貊之族類卽寇賊之幸脫狼子獸心輕薄易動故周撫陳川相繼背叛徐龜騎黠無有拘忌預備不虞古之善教況乃有虞可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繼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諮之羣公博舉於眾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勵使不顧命昔英布見

慢恚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 祖逖攻

陳川於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逖設奇以擊之虎大敗

收兵掠豫州徙川部眾五千戶于襄國留魏豹守川故城逖亦使

其將韓潛分而守之

改正通鑑原文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救之戰于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

遣魏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虎徙川部眾五千戶於襄國留魏豹守川故城然大興三年通鑑又載逖將韓潛與勒將魏豹分

據陳川故城如逖果有兩敗之期則一敗退屯梁國去川故城遠矣再敗又退屯淮南去川故城抑又遠矣何緣得謂韓潛分據其

城也今從通傳

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曰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

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段匹磾士眾飢散欲

移保上谷

晉志上谷郡治沮陽縣秦置縣在谷之上頃故名焉

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

棄妻子奔樂陵依邵續

曹疑遣使賂石勒請以河為境勒許之

梁州刺史周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

有變色今不斬杜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擊曾大破之馬備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荊州刺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曰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初敦患杜曾難制謂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爲荊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軍中不安皇甫方回者謚之子也少遵父操兼有文武才永嘉初避亂荊州閉戶閒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己尊賢愛物南土咸尊敬之侃在荊州禮之甚厚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下車而後敢進廙責其不詣已收斬之士民由是怨怒帝聞之徵廙爲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爲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鄴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是矣敦從

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遣

玉環玉枕以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

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忠之

而不能制魏該為胡寇所逼自宜陽率眾南遷新野魏該自懷帝末屯宜陽界

一泉為宜陽縣屬宏農郡新野縣漢屬南陽郡首屬義陽郡助周訪討杜曾有功拜順陽太守

趙固死郭誦留屯陽翟石生屢攻之不能克漢主曜立宗廟

社稷南北郊於長安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

民望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為祖亟議以聞羣臣奏光文始封盧奴

伯晉成郡王額封劉淵為盧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趙分也請改國號為趙從

之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秋七月乙丑太常賀循卒循字彥

先父邵為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循少嬰家雖流放海隅吳平乃

還本郡操尚高厲重亂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舉秀才累官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及石冰之亂逐會稽相張景而遣其大將杭寵屯兵於郡講堂循與周玘等唱義起兵移檄於寵爲陳順逆寵遂遁走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都卽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與焉陳敏之亂州內豪傑皆見維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守志不屈敏亦不敢逼及破陳敏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及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帝之鎮江東也嘗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那循未及言而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荅帝甚愧之三日不出循累官太常行太子太傅及疾篤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循口雖不能言指麾

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
循善屬文博覽眾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同郡楊方爲郡鈴
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循見其文作書與虞預
曰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
移植豐壤必成嘉穀循遂稱方於京師累官高梁太守在郡積年
第五經鉤沈更撰吳越春秋以行於世 八月徐龜寇掠濟岱岱
山也龜寇掠破東莞沈約志武帝太康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晉
濟岱之謂東莞志東莞故魯鄆邑對陶曰唐沂州沂水縣漢
東莞縣地宋白曰春秋莒魯爭鄆杜預註云城陽姑幕縣南有員
亭卽鄆也俗變其字耳十三州志云有東西二鄆魯昭公所居者
爲西鄆兗州東平郡是也莒魯帝問將帥可以討兇者於王尊導
以爲太子左衛率泰山羊鑒龜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鑒深辭才
非將帥郝鑒亦表鑒非將才不可使導不從以羊鑒爲征虜將軍

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鴛等討之

戊戌天鳴東南如風水相薄 冬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

右司馬張屈六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

勒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在蜀魏武在鄴故

事以河內等二十四郡為趙國太守皆為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

境時以河內魏故頓邱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趙國

境平陽平章武勃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

二十四郡南至孟津西達龍門東至河北至塞垣以大單于領撫

百蠻罷并朔司三州晉書置朔州此罷通置部司以臨之勒許

之戊寅即趙王位大赦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

煩多命法曹令史賈志賈性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

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為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

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

勅置祭酒

律學祭酒史學祭酒門臣祭酒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

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

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爲單于元輔都

督禁衛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餘羣臣

授位進爵各有差張賓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慎開懷下

士屏絕阿私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

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 十二月乙亥大赦 平

州刺史崔毖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

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

其攻之約滅廆分其地毖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毖不從三國合兵

伐虜諸將請擊之虜曰彼爲崔慧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旣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步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虜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虜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虜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自懸帝建興元年徙河翰遣使白虜曰悉獨官舉國爲寇彼眾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眾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閒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若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他虞非策之得者也且示眾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虜猶疑之遣東韓壽言於

虜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拊其
無備必破之策也虜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問之曰翰素名驍果
今不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也乃分遣數千騎襲翰
翰知之詐爲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
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的既去翰卽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弋
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
徑進遣閒使語虜出兵大戰虜使其子就與長史裴疑將精銳爲
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虜至驚悉眾出戰前鋒
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眾皆惶擾不知所爲遂
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虜盡俘其眾獲皇帝玉璽三紐

皇帝璽卽
宇文大人

曾同出獵
所得者

崔恣聞之懼使其兄子燕詣棘城僞賀會三國使者亦

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虜以示歸臨之以兵曰汝叔
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肅懼首服虜乃遣肅歸謂慈曰
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慈與數十騎棄家奔高句麗其
眾悉降於虜虜以其子仁為征虜將軍鎮遼東為仁以遼東與官
號爭國張本
府市里案堵如故高句麗將如奴子據于河城虜遣將軍張統掩
擊擒之俘其眾千餘家以崔肅高瞻韓恆石琮歸于棘城待以客
禮恆安平人琮賢之孫也虜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不就虜數臨
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
共清世難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奈何以華夷之異介
然疏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瞻猶不
起虜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勸虜除之虜不從瞻以憂

卒 初鞠羨既死鞠羨死見八十六卷懷帝永嘉元年荀晞復以羨子彭爲東萊太

守會曹疑徇青州事見八十七卷永嘉三年與彭相攻疑兵雖強郡人皆爲彭

死戰疑不能克久之彭歎曰今天下大亂強者爲雄曹亦鄉里爲

天所相苟可依憑卽爲民主何必與之力爭使百姓肝腦塗地吾

去此則禍自息矣郡人以爲不可爭獻拒疑之策彭一無所用與

鄉里千餘家浮海歸崔毖北海鄭林客於東萊彭疑之相攻林情

無彼此疑賢之不敢侵掠彭與之俱去比至遼東毖已敗乃歸慕

容庾廌以彭參龍驤軍事遺鄭林車牛粟帛皆不受躬耕於野宋

該勸廌獻捷江東廌使該爲表裴疑奉之并所得三璽詣建康獻

之高句麗數寇遼東廌遣慕容翰慕容仁伐之高句麗王乙弗利

逆來求盟翰仁乃還 後趙塗中有大石二丈許自立趙王勒命

斷之有魚羊之文先是又有石如蹲狗之狀行者過輒轍之 是

歲三吳大饑 蒲洪降趙 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洪降劉曜在太興元年案元年曜未都長安晉書洪載

記無年但云曜僭號長安洪歸曜故置是年 趙主曜以洪為率義侯 屠各路松多起

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保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顗周

庸據陰密松多據草壁 水經註隴山西南降隴城北有松多川蓋松多障此因以為地名草壁在陰密之東

秦隴氏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將擊之

太興三年 趙劉曜光初二年後趙石勒二年成李雄玉衡十年 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

死楊曼奔南氏 氏種之居陳倉南者即洧池楊氏也 曜進拔草壁路松多奔隴城又

拔陰密晉王保懼遷於桑城 水經註洧水自臨洮縣東北流過秦西城又北出門故又東北還桑城東

又北還安故縣保欲自桑城奔河西也 曜還長安以劉雅為大司徒張春謀奉晉王

保奔涼州張寔遣其將陰鑒將兵迎之聲言翼衛其實拒之 段

末杯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

忘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杯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

敢不俱遂相與追擊末杯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鴛攻薊匹磾奔邵
續薊爲石

氏氏所後趙王勒知續勢孤是時劉石國號皆曰趙史
以石趙爲後趙以別之遣中山公虎

將兵圍厭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

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

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爲主勿有貳心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

聞續已沒眾懼而散復爲虎所遮文鴛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

城與續子組兄子存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使徐光讓

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

隅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爲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汝

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還遺晉仍苟寵授誓盡忠節實無貳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承運凡在含生莫不向化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即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數鼓之刑囚之恆分天寶爲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於其君者乃孤之所求也命張寶延之於別館厚撫之以爲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允聞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藩鎮盡反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爲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發兵救之

允續所遣也
事見八十九

卷八 帝建
興二年 帝不能從間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子紘 趙

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愼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後趙將石生引兵
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
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率歸矩洛陽遂空

三月裴嶷至建康盛稱慕容廆之威德賢儔皆爲之用朝廷始

重之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當出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嶷

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闥嶷仕西朝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郎故云然若得復奉輦轂

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

容龍驤竭志王室忠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

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

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嶷拜

庾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閏月以周顗爲尚書左僕射 夏四月

壬辰枉矢流於翼軫 趙長安雨雹大如雞子西明門內大樹風

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脣長三寸皆黃白色有

斂手之狀亦有兩腳著履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

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五月庚寅地震 晉王伋將張春楊次

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伋誅之且請擊陳安伋皆不從夏五月春次

幽伋殺之伋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

難伋無子張春立宗室子瞻爲世子稱大將軍伋眾散奔涼州者

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爲大將軍曜暗殺之

張春奔枹罕

枹罕縣前漢屬金城後漢屬隴西郡張軌分屬晉興郡唐爲河州

安執楊次於伋柩

前斬之因以祭伋安以天子禮葬伋於上邽諡曰元王 羊鑒討

徐龜頓兵下邳不敢前蔡豹敗龜於檀邱

檀邱在魯國卞縣東南

龜求救於

後趙後趙王勒遣其將王伏都救之又使張敬將兵爲之後繼勒多所邀求而伏都淫暴龜患之張敬至東平龜疑其襲己乃斬伏都等三百餘人復來請降勒大怒命張敬據險以守之帝亦惡龜反覆不受其降敕鑒豹以時進討鑒猶疑憚不進尙書令刁協奏鑒有司正鑒斬刑帝以鑒太妃外屬特免死除名以蔡豹代領其兵王導以所舉失人乞自貶帝不許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磾恃勝而不設備段文鴛襲擊大破之京兆人劉宏客居涼州天梯山

武威姑臧城南有天梯山

以妖術惑眾從受道者千餘人西平元公張寔

左右皆事之帳下閭涉牙門趙卬皆宏鄉人宏謂之曰天與我神

應王涼州涉卬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宏爲主寔

弟茂知其謀請誅宏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

殺寔於外寢

考異曰晉書作闔抄趙仰又云寔知其謀收劉宏殺之據晉春秋作闔抄趙仰又云寔死在寔被殺後今從

之宏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輟

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張

茂為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為撫軍將軍寔字安遜志

慮明察敬賢愛士先是寔寢見屋梁間有人像而無頭久之乃滅

寔甚惡之未幾而及禍丙辰趙將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

與蜀會句徐庫彭等相結

句庫皆姓也。句音勾庫音舍。

事覺虎車皆伏誅趙主

曜囚徐彭等五十餘人於阿房將殺之

阿房即秦阿房宮舊基亦謂之阿城光祿大

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已不宜多殺爭之叩頭流

血曜怒以為助逆而囚之盡殺徐彭等尸諸市十日乃投於水於

是巴眾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爲主自稱大秦改元曰平趙四山氏
羌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太亂城門盡閉曜欲興兵討之子
遠又從獄中上表諫爭曜手毀其表曰大荔奴大荔戎種落之名
子遠蓋戎世也
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中山王雅郭
汜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爭忠之至
也陛下縱不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
下之過天下將皆捨陛下而去陛下誰與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曜
赦內外戒嚴將自討渠知子遠又諫曰陛下誠能用臣策一月可
定大駕不必親征也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非有大志欲圖非
望也直畏陛下威刑欲逃死耳陛下莫若廓然大赦與之更始應
前日坐虎車等事補述應之爲言一應也此字法始于
陳壽三國志自後則不勝其多計其家老弱

沒入奚官者皆縱遣之使之自相招引聽其復業彼既得生路何
爲不降若其中自知罪重屯結不散者願假臣弱兵五千必爲陛
下梟之

梟亦孝鳥說文日至捕梟磔之以頭掛木上故今謂掛首爲梟首

不然今反者彌山被谷

雖以天威臨之恐非歲月可除也曜大悅卽日大赦以子遠爲車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子遠屯於雍城
降者十餘萬移軍安定反者皆降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係於陰
密進攻滅之遂引兵巡隴右先是氐羌十餘萬落據險不服其酋
盧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造其壁權渠出兵拒之五戰皆敗權
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眾曰往者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
偏師何謂降也帥勁卒五萬晨壓子遠壘門諸將欲擊之子遠曰
伊餘勇悍當今無敵所將之兵復精於我又其父新敗怒氣方盛

其鋒不可當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
驕色子遠伺其無備夜勒兵蓐食旦值大風塵昏子遠悉眾出掩
之生擒伊餘盡俘其眾權渠大懼被髮脅面請降子遠啟曜以權
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
長安曜以子遠爲大司徒錄尚書事曜立太學選民之神志可教
者千五百人擇儒臣以教之作鄆明觀及西宮起陵霄臺於鎬池
司馬彪曰鎬在上林苑中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亨鎬池也又於霸陵西南營
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以爲衛文公承亂亡之後節用愛民
營建宮室得其時制故能興康叔之業延九百之祚衛爲伙人所滅文公徙居
楚邠大有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治建城市而營宮
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齒以復與自康叔始封於衛至
秦始滅延祚九百餘年前奉詔書營鄆明觀市道細民咸譏其奢曰以一觀

之功足以平涼州矣。今又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法瓊臺而起陵霄，其爲勞費億萬，豈明若以資軍旅，乃可兼吳蜀而壹齊魏矣？又聞營建壽陵，周圍四里，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槲飾，以黃金功費。若此，殆非國內所能辦也。秦始皇下錮三泉土未乾而發，毀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之儉葬，乃深遠之慮也。陛下奈何於中興之日而踵亡國之事乎？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官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竝，領諫議大夫，仍布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欲聞其過也。」又省鄴水園，以與貧民。豐水出京兆南山東北流注于渭，曜立園於豐水左右。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出，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帛盛土如米狀，使千

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爲疲極而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飢得米以爲逃士眾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

千頭運糧饋豹逃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

水經注菰蕩渠水自中牟

東流至浚儀縣分爲二水南流者曰沙

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

水東注者曰汴水汴水東流入梁郡

即漢東郡燕縣也後魏置東燕縣屬陳留郡逃使潛進屯封邱以逼之

馮鐵據二臺逃鎮雍邱

封邱在封邱界雍邱故杞國也數

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王勒又遣精騎萬人拒逃復爲逃所破後

趙鎮戍歸逃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互相

攻擊逃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逃節度秋七月詔加逃鎮

西將軍逃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

疏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

居

界之上者聽其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威恩後趙有
兩屬因以爲間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逖練
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
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
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
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
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閒
稍得休息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字士達廬江潯陽人
也少沈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鄉人嘗盜訪
牛於冢閒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威風旣著遠近悅
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之曰人有小

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其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眾皆爲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爲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爲梁州刺史督河北諸軍事鎮襄陽舒既還帝徵爲右丞敦聞不遣舒知敦謀爲逆切諫不從敦重舒公亮亦不罪也高官都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否而人云是我地耶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招鼻灸脅今舊病復發耶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

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爲勝堯舜那何爲逆折舒使不得言敦
曰公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彊陵弱
晏子云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卽
使還地眾咸壯之 後趙王勒遣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擊徐龕

龕送妻子爲質乞降勒許之蔡豹屯下城

下縣屬魯國劉向曰隋於下縣古城置泗水縣

唐屬兗州

石虎將擊之豹退守下邳爲徐龕所敗虎引兵城封邱而旋

徙士族三百家寘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 趙主曜讌

羣臣於東堂語及生平泣然流涕乃追贈崔岳曹恂王忠劉綏四

人官爵封其子孫以茅土 後趙王勒用法甚嚴諱胡尤峻胡物

皆改名如胡餅曰麻餅胡綏曰香綏胡豆曰國豆宮殿旣成初有

門戶之禁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籍

執法御史之官也紫宮南蕃中二星曰左右執法晉之故臣爲勅
定官制取此置宮門執法卽以張賓爲大執法總朝政故宮門置
小執法蕭愷愷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

語所謂胡人難與言非小吏所能制勒笑曰胡人正是難與言怨
而不罪勒使張賓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
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西平公張茂立
兒子駿爲世子蔡豹旣敗將詣建康歸罪北中郎將王舒止之
帝聞豹退遣使收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爲他寇帥麾下擊之聞
有詔乃止舒執豹送建康冬十月丙辰斬之豹有氣幹其在徐土
內撫將士外懷諸眾甚得遠近之情及聞其死莫不悼惜之至
辰天東南鳴至甲午止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帝之始鎮江東
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

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附錄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

成彖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

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強盛稍益

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

導亦漸見疏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

出愉爲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

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爲參軍充薦同郡

錢鳳於敦敦以爲鎧曹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

成之爲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

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

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

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爲患劉

隗爲帝謀山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爲

湘州刺史帝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爲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

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

三州謂荆交廣

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

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

蜀寇謂杜

費之亂也

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卽戎苟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

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竝用其以譙王承爲湘州

刺史長沙鄧騫問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承行至武昌敦與

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

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

無能爲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

撫甚有能名高句麗寇遼東慕容仁與戰大破之自是不敢犯

仁境

辛太興四年

趙劉曜光初四年後趙石勒三年成李雄玉衡十一年

春二月徐龕復請降

癸亥日鬪

張茂築靈鈞臺基高九仞武陵閭會夜叩府門呼曰

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爲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

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爲之罷役 三月癸未日

中有黑子死是著作佐郎河東郭璞以帝用刑過差上疏曰臣聞

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啟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

休咎之徵也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又自去秋以來沈

雨跨年是皆刑獄充濫怨歎之氣所致皇天子愛陛下故屢見災

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

然恐將來必有衍陽苦雨之災崩震薄食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

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按舊經尙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適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救過宥罪旣濟云思患而預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賁蕩除瑕釁贊陽布思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舒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闢基而曲成者也至是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者嘗陳所見謂將來必有薄蝕之變未及一月便有咎譴益明皇天畱情陛下懇懇之至也詩云無曰天高其鑒不遠陛下安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元同之化上所以充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謫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垂赦不宥數誠如

聖旨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而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

左傳鄭僑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復書曰吾以救世也今之宜救理亦如之 後趙

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

之縱騎抄掠段文鴛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爲民所倚伏今視

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爲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

騎出戰殺後趙兵甚眾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天兄與我俱是

夷狄久欲與兄同爲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爲復戰請

釋杖文鴛罵曰汝爲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事見八十八卷懷帝永嘉

六年故令汝得至此我甯關死不爲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

戰不已矛長丈八者曰槊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郤馬羅披意卽障

也前執文鴛文鴛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郤續之

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欲復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
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我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
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
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橫被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
心不忘本洎與兒子緝等興櫬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舊恩志
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爲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爲
兄弟虎卽起拜之勒以匹磾爲冠軍將軍文鴦爲左中郎將散諸
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
於後趙匹磾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鴦邵續皆爲
後趙所殺邵續樸素有志烈雖爲勒所執不食其祿身灌園鬻菜
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此安足貴乎嘉其

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嘆以勵羣官 五月庚申詔免中州良

民遭難爲揚州諸郡童客者以備征役尙書令刁協之謀也由是

眾益怨之

終南山崩

終南山長安南山也時劉曜據關中亡國之徵

長安人劉終於崩

所得一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

罅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齋鞠其盡乎趙羣臣咸以爲滅

勒之徵趙主曜爲之大赦國子祭酒劉均淮曰終南京邑之鎮國

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

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大今趙都秦雍而石勒跨全趙之地趙

昌之應當在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

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

趙也罅者歲之次名作罅也言歲馭作罅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

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元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
當喪亡赤牛奮鬣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
宿丑之分也言歲在於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囂聞其言爲之慄
然改容御史請以妖言收均囂曰朕之不德收均忠惠多矣何罪
之有 秋七月甲戌以尙書僕射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
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爲鎮北將軍
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爲
討胡貳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
密謀敦遺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盼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
與足下及周生之徒周生謂周顗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
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荅曰魚相忘於江湖

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
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爲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
敦故并疏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爲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
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
招將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是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
皆生蓮花五六日而萎落 八月常山崩

常山在常山郡
上曲陽縣西北

豫州

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宏致遠識且已薊荆棘收河
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
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置妻孥汝南大木山下而身自
圖進取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皋四望甚遠逖恐南無
堅壘必爲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和蔡

內史周闕率眾築壘未成而遼病甚先是華譚庾闢問術人戴洋
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時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遼見之曰爲我
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佑國也九月壬寅卒於雍邱遼
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誓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
慷慨有節尙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贖貧乏鄉黨宗族以
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無不謂其有贊
世才具及至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閒皆爲立祠士敦久懷異
志畏遼不敢遽發嘗令人窺遼意遼瞑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
黑何敢不遜催攝回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築腳令上敦懼而
止及聞遼卒益無所憚冬十月壬午以遼弟約爲平西將軍豫州
刺史領遼之眾約無緩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產避亂

依述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
宗族今觀約所爲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爲計無事
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長久之策乃帥子
弟十餘人閒行歸鄉里十一月皇孫衍生後趙王勒悉召武

鄉耆舊詣襄國與之共坐歡飲初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

池相毆

漚久漬也詩云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毛氏曰漚柔也考工記饒氏以說水漚其絲註云漚漚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淩

然則漚是漚漬之名云漚柔者謂漚漚使之柔勒也魏收地形志武鄉郡三臺嶺上有李陽墓有麻池石勒與李陽爭漚麻處也○漚音鵠去聲漚音忙說音說淩音陵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陽壯士也孤方任之何

以不來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讎匹夫乎遽召與飲言
及平生酒酣引陽臂曰卿雖老臂中猶有力頗復與人鬪否孤往
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大笑賜里地一區卽日拜奉車都

尉除始與太守因下令且武鄉寧豐沛也復之三世勒以民始復

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酒一宿而熟者曰醴行之

數年無復釀者 十二月以慕容廆為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

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者即授印綬聽承

制置官司守宰廆於是備置僚屬以裴嶷游邃為長史裴開為司

馬韓壽為別駕陽耽為軍諮祭酒崔嶷為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

廆立子皝為世子作東橫橫與翼同學舍也載記作東岸以平原劉讚為祭酒使

皝與諸生同受業廆得暇亦親臨聽之皝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

人稱之廆徙慕容翰鎮遼東慕容仁鎮平郭平郭縣漢屬遼東郡晉省唐新書曰高麗

建安城古平郭縣也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拓跋猗毌妻惟氏

忌代王鬱律之強恐不利於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其子賀俤鬱律立見

八十九卷
帝建興四年大人死者數十人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惟氏專制國政遣使聘後趙後趙人謂之女國使